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講義卷十

宋 史浩 撰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用人而取諸夢非法也高宗為之在當時不以為疑而後世亦信之何也葢凡人之心莫重於誠實莫不重於矯偽高宗之誠實上有以通乎天故天之所助者順也下有以通乎人故人之所助者信也此夢之所以可信不誣也雖然不使百工求諸市朝之閒而

必求諸野何哉竊意高宗未嘗一日不學亦未嘗一日無師獨曰舊學於甘盤者想其少日聞甘盤之言必有開牖其心者異於他師雖甘盤遯於荒野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甘盤亦未嘗一日不思甘盤之在野精誠所逮天實相之乃賚說以慰其心而成其治方其營求諸野尚意其復得甘盤云爾嗚呼讀此書者可以想見高宗誠實之心也楚語白公子張曰商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所謂

聳其德者先有誠實之德以表著於天人之間故能

如是也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

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伏氏以亮陰為凶廬孔氏曰信任冢宰默而不言恭默之意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歷三年之久既免喪而猶不言哀未忘也高宗之孝彰矣孔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其不改者是終身慕父母者也而後世之君乃有以日易月之制昔宰予曰舊穀既沒新穀既升朞已久矣孔子立排之曰汝安則為之夫以朞易三年尚且不可又況以三

十六日而易三年乎漢文不學遽有此訓景帝無知
行其疾病之言是從其亂也或者曰漢文自代入繼
生不能盡孝故自貶而為此訓此尤不可蓋以凡人
之心誠敬為主誠敬所至終身不易是故天以我為
子吾當盡誠敬以事天親以我為子吾當盡誠敬以
事親若以一時之悔而使子孫薄於所厚是吾誠敬
之心或有間斷豈可以為訓乎文為此訓固已失之
景復安而行之不可以語孝矣傳曰孝者仁之本夫

欲行仁而不以孝為本可乎景帝既失其本尚能襲其治亦僥倖爾後世之人有能拔出流俗堅持天下之通喪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高宗不得專美於昔矣知之曰明哲自知曰明知人曰哲非得道者不能也道得矣不言何所用耶王者動民以行固無事於言也若夫君臨萬邦百官之所法式惟言可以達意意不達於言羣下何所稟令乎高宗用是以作書曰以我正於四方四方之所取正也台恐

德弗類弗類其先王也茲故弗言不敢言也夫人君在位常懐此念則安得失言之咎有所不言言必有以慰天下之望矣觀高宗舊學固已聞道於甘盤則恭默思道蓋有所自矣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之神所以顯道也羣臣豈能知之高宗湛然無營於方寸之間視天下萬事固已如破竹迎刃而解尚求其所以正四方之術凝然沉慮故嗜慾將至有開必先而賚弼之祥形之夢寐豈人所能為

哉天也天之與我泯然無間則道豈遠乎恭默以思則其道已著矣方其夢也以為必得而求之及其得也以為必賢而相之高宗之察於天人之際者審矣彼夫後世不合於天不謀於人而憑私以論相者豈不相去萬萬乎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

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人君之急莫急於親賢置諸左右則親之矣後世漸不及古人君蚤朝不過立談之頃以决萬機退且休矣日與近習為伍聞見安得而廣魯哀公所以有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之歎也惟賢故有德與

賢人處故無過則朝夕納誨所以輔者必德也作礪作舟楫作霖雨皆喻其必不可無者也葢金就礪則利不利不足以為金舟楫可以涉大川無舟楫則跬步千里霖雨可以蘇苗稼無霖雨則苗槁矣此喻其必不可無者若庸庸之人雖什百千萬在旁得之不足為重失之不足為輕傅說之賢可不言而見矣夫人臣之患在於心欲有言而口不敢言以言出而有後患也使人君容其辭啟乃心無有所隱其誰不願

盡展況高宗又若僬渴之望沃心耶由是骨鯁之言始可入矣夫骨鯁逆耳比於藥之瞑眩而利於病先王成憲世為法則若人之履地跣而弗視地則必傷其足既用傅說則什百千萬之人皆當觀感而化乃僚安得不同心以正君乎先王成憲高后成湯之法俾說順之以康兆民欽者恭而不忘故自周有終之訓可得其要矣說之復命以木喻諫非以箴王王既求諫復有是言論其大槩也以謂凡木皆從繩凡后

皆從諫后既聖矣臣安敢不祗厥命乎傅說於此以識高宗之心其喜可知矣竊嘗論高宗得說宜有高世絶俗之言其諄諄責之可謂勤矣及說復一言不過從諫是知從諫果為帝王之盛德也唯其從也則人樂告之今日改過明日又改過則日新之功如金含礦礦盡金精如鑑止塵塵去鑑明堯舜禹湯之道將不行而至矣豈不為盛德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說以版築之胥靡一旦位在百官之上若固有之則

其胸中所以藴蓄者素矣其進於王即以天道天道高妙何從而知在民而已故凡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豈有他哉為民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憲法也法天之聰雖不聽而無不聞法天之明雖不視而無不見臣之所以欽若民之所以從乂由我亶聰明也治民之與逸豫未嘗兩立不逸豫則斯能治民矣口實禍福之門戒之則不起羞甲胄不祥之器戒之則不起戎名器不可假則衣服之在笥不可不戒於

妄予師直為壯干戈之動則省躬不可不戒於妄罰王能信此則為克明之君乃無不休矣官爵所以待賢能庶官不戒則官及私昵爵及惡德矣所謂私昵便嬖狎翫諂讒諛媚者也所謂惡德誅殺酷虐貪淫很愎者也朝廷用此天下謂何故先王之世遠之而已官爵曷為而予之哉夫使一私昵一惡德之人用未必即亂也所可畏者賢德耻與之同列非引去則相繼以死爾國何以國乎人君一動當慮其善善則

適時而無妄動矣苟自有之則人不以為善矣苟自矜之則人不以為功矣何者人君取諸人以為善者也苟攬而在已則人將不肯告之以善矣古人知此苟有功徳必曰非朕所及子大夫之力也羣臣聞此亦必歸美於君曰非君用臣臣何力之有焉此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而人主取之以為要術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

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先王思患預防則無患而預防用力甚少患至而為之備則用力多而無及於事矣無啓寵者不開倖進之門也人君之尊嚴人必畏之如天尊之如帝孰敢侮之哉惟其倖進之門一開則彼之非類者紛然競起曰吾君可以言媚可以利誘可以讒而去忠良可

以樂而忘災變蓄之以玩好以役其耳目投之以諂諛以役其心思以一人之精神雜然誘之於前安得不昏惑哉及其終也人何畏之有不知其所寵者皆自取侮也無恥過者不懐拒諫之心也古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過者聖哲之事有過而改何傷於聖哲何則人之心志有限而事變無窮苟欲無過雖聖哲亦不能也惟貴於改爾過豈可恥哉恥則人不敢言人不敢言則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將所作者皆非也惟厥攸居所居以仁則為仁政所居以不仁則為虐政惟者審處之謂也政事之醇在人君所處如何爾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故祭祀之煩黷至是亦弊矣所當革也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知其言之有味而誠服也乃不良於言予罔聞於行不獨善此言亦知其當行也說承王命進之曰王知之矣行之亦非易事王誠不以為艱則允協先王之成德矣是

以成湯望髙宗也髙宗已能聽已之言是從諫也無負於説矣説而不言是説負髙宗也故曰有厥咎

説命下

王曰來汝説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羮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説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

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説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案此段講義原闕

王曰嗚呼説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

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知天下所仰者在我一人一人有慶則兆民賴之一人不君則四海之内糜爛荼毒不可勝言民何罪哉是則治在一人亂亦在一人則吾豈可不警戒哉是故所當修者在德所當輔者亦在德也其所謂風豈不繫一人之本乎傳曰草上之風必偃蓋謂是也人不得股肱不足以為人聖不得良臣不足以為聖則其所以望傅說者切矣如曰不得汝則我非其君

也其舉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言先王非伊尹則不能作也伊尹之致君澤民格天之德可謂美矣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則責説以伊尹之事業也然人皆知高宗以伊尹望傅説而不知高宗以成湯自期為可喜也人君茍無賢臣則無以致治人臣雖賢非君則不用而家食矣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以明君臣相須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也高宗至是已洞曉湯與伊尹咸有一德之理則説

其可以辭乎夫古之君天下者耳目口鼻心思智慮

舉相似也而有聖有狂有治有亂者在乎為不為耳

高宗既欲為成湯則傅說雖欲不為伊尹不可得也

對揚休命又豈說不誠之言乎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之訓一篇已亡不可復見想祖已之所以戒王

者必備於高宗之訓也凡祭之明日再祭周名曰繹

商名曰肜雉野禽也不應入室況乃升鼎而又鳴於鼎之耳乎孔氏以為耳不聰之異漢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蓋鼎為重器而以耳則能行野禽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天意若曰當用三公之謀以為政此皆附會未必然者今以經考之為足可驗觀其言典祀無豐於昵則知高宗之祭厚於近而薄於遠矣意者方其登降灌薦之間而雉入於室雉畏人者也使其有人在側則雉安能前

雉之能前則其人之寡少可知人之寡少則器用儀物之非薄又可知矣此祖己因其祥而戒之也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祖己髙宗之賢臣也見雉之鳴心之憂矣乃曰先當

格王心以正厥事此言實祖已自謀之意非訓王之辭也夫人臣欲諫其君必先開陳其道使之曉然然後歸結於所諫之事此務引其君以當道也此書自惟天監下民至罔非天胤皆所以正厥事也祖已慮高宗以為雉之升鼎出於適然而不知懼故先格王以天道以為有祥出於天也天之監下民常其義而不移其實無私於禍福而有差於壽夭天非夭之也民自絶其命爾民有不順德不改過天既出其夭

祥而譴見於上則當修德以禳之乃曰其如我何此所以獲罪於天也王之承祭祀主大寶豈已所能得耶能敬民民歸則天予之也然則高宗其可不畏天命哉知所畏矣於是可告以其本意曰典祀無豐於昵則昵者其近者歟豐於近者而約於遠者故使成湯之祭非薄不成禮則雉鳴之祥豈非天意欲警懼之乎雖然非高宗固欲簡宗廟之儀也亦因其舊禮云爾天之愛高宗異於他主故出災異以警之使此

禮自高宗而復也然則典祀無豐於昵祖已何必多言哉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黎者紂之旁邑乘者驟而攻之戡者攻而定之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而此書乃曰西伯戡黎何也蓋當是時紂始囚文王於羑里故曰商始咎周也文王之民唯恐紂之殺文王也故乘黎以恐之冀紂有所憚而不敢

殺故曰周人乘黎也祖伊祖己之後紂之臣也果恐而奔告則周人之計得矣其曰西伯者祖伊歸罪於文王之言也此書祖伊作不得不以西伯名故書序改之曰周人乘黎明非西伯也後之為傳者亦曰文王既囚羑里其臣閎夭之徒爭求奇器美女善馬以贖文王求者所以激國人之怒也故卒有乘黎之舉然則出文王於羑里者實周人乘黎之功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天子者天之所子至尊之稱未易可當也必能洪覆萬物與天同功然後可稱天子周人既戡黎祖伊奔

告之辭曰天子者所以覺紂也以謂王為天子而使天下至此其極尚可稱天子乎天既終我商命格人有道之人元龜良卜也不敢知吉皆曰凶也夫神祇祖考之心孰不欲人君之賢方其在盈成之際其心猶恐人君驕惰以害治惴惴然未嘗一日安樂及夫能持其盈守其成然後此心乃安樂之況其喪亂之時乎是知先王未嘗不相我後人實王淫戲以自絕也先王既已絕意天亦且棄之不有康食年凶也不

虞天性昏其天性而無所虞度也不迪率典亂其舊章而不能率由也神祇祖考既如此民心可見矣民欲其喪反怨天不降威而大命不摯是不欲其少延也夫民所以畏愛其君以其能保養我今王其如我何祖伊之言切矣而紂方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民其如我何祖伊反者歸其國也其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者謂汝之罪參於天者衆天已棄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已之命耶商之即喪指乃功指戡黎

之功以告其及禍不遠周敢乘黎豈無戮爾邦之意乎比干昔諫紂至於剖心今祖伊之諫猶使反國蓋方其急時若有悟者雖以我生有命拒之然其心終恐此祖伊所以得反國文王所以終脫羑里之禍也使紂自此而改豈復有牧野之師乎然猶愈於後世之君不用其臣之言至於滅亡乃反慙其人因而殺之者多矣此不及紂遠甚傳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於茲可證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人君所畏者天命所恃以立者亦天命今既錯亂之何以為君耶微子帝乙長嗣箕子少師也雖不詳其實以書推之必其宗正之大臣也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孔子所謂商有三仁是也夫仁者患不獲用用而在高位猶弗能救紂之敗此近於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矣若果坐視其祚移之他人而終無所為罪不容誅矣唯其死之去之各有攸當此所以不失其為

仁也然就是三者論之比干仗義以立君臣之大節其正也箕子奉身以昭不可則止之風亦正也微子忍耻以存祖宗之祀其權也權有難明之迹聖人定書不得不取此篇以明微子之心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黨王氏以賣國若劉歆輩況無此耶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徳于下殷罔不小大好

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微子第憂紂之無道欲進則受禍退則不忍幾於發狂愛君憂國之心切至矣然初無抱祭器而遯去之意也覸其告箕子比干之辭可見矣曰商其不或治正四方矣我祖成湯致成其法度陳之在上乃以沈

湎敗亂其德於下使小大之臣罔不好草竊姦宄草者不暇整竊者私攘取至於姦宄則漸大矣在外為姦在内為宄習熟聞見化為一律卿士人之師表而旨師其非法凡有辜罪既不任我祖所陳之法安能得其情小民以此旨無忌憚自相屠戮自相讐敵而法不足以禁之可謂蕩然無綱紀文章矣商之淪喪至於極矣若涉大水其無畔岸而不知所濟我之心欲發狂然吾已耄矣將遯於荒野今爾略不指告我

之顛隮顛隮者登危而朴墜也爾二人視國如此曽不指陳其救之之道若之何其也微子之年髙故曰耄以是責二子而求計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耉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

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箕子之言也曰王子者復責微子謂汝爲商之子孫當如何耶此欲諷微子使存商祀也今商天禍屢見不知省懼方沈湎於酒其曰商邦以其上下化之非獨紂也夫人君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當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可也乃不畏所畏使民攘竊其犧牲器用容其將食於人以爲無災則神人混淆器用穢濁豈復歆其祀哉至是微子始有抱祭器而遯去

之意也箕子之指當矣觀此三人雖為師表其實前代所尊用而見擯於紂之時者也觀其所謂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固非可以扶顛持危責也降監商民言商之君臣下視斯民無保養之心用為怨讐而暴斂之凡召敵讎之政罔不力行君臣上下合於一轍病雖多而罔有告之者王平日雖不我用今其有災我當興起而告之然亦徒受其禍爾商若果淪喪我定不為臣僕於人王子以祭祀為念當行矣蓋人臣有

死無貳若以祭祀為念則王子之出為順我舊嘗告汝之言深矣汝猶不信耶今汝弗出我之社稷宗廟乃無主而顛隮矣自靖者各反其衷以其所當行者貢之先王苟此心無愧不恤行與遯也盖人臣莫重於去國去國則謂之叛微子抱祭器而行箕子佯狂為奴而遯皆非可以為萬世法者在微子箕子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也何者二人以心質於先王無一毫欺偽故可以不顧而為之若夫比干則守人臣之正

道不佚計謀而斷然不惑故不置一言於其間也嗚呼非孔子至聖安能察二人之心而同與比干為三仁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講義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尚書講義卷十一

宋 史浩 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字當作太意必太公所為也孟子引此篇亦用太字是矣左氏傳昭元年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亦書太字可無疑也說者乃曰紂之時天地之不

交而否至是當泰矣故曰泰誓又曰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皆非是也夫書有湯誓秦誓以人名也甘誓費誓以地名也未有以義名者今武王之戰曰太誓太公所為豈非以人名乎曰牧誓戰於牧野豈非以地名乎肖或知此不必鑿其說也昔湯為順天應人之舉以得伊尹故湯誓之序曰伊尹相湯伐桀明非湯之本心也今武王太誓豈非以為吾不得太公事不克濟故以此名之

乎？别當時太公之歸若天下之父歸之民心之趨向可知矣若是三篇果出於其手武王尤當名之也大明之詩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其卒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乃知武王非太公未必成事則太誓之名亦與書序伊尹相湯伐桀之意同也學者又何疑焉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文王取而有之民自從化然猶不肯有貳於紂故曰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亦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文王未嘗受命亦未嘗有伐紂之心後世惑於太誓之辭乃取諸侯歸西伯之時為受命又有修德以傾商政之説漢儒傳疑和為一談唯唐韓愈作文王操敘羑里之厄曰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足以白文王之志矣然武王於此書曰皇天震怒命我

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武成又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九年逆數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已而復至誠已十有三年矣是文王果於九年之前受天命也或者求其説而不得乃曰文王實受命見紂之不道不忍伐之待其自斃抑又厚誣文王者殊不知武王為此説蓋有意驅西土之人以赴敵也且文王之德豈惟西土之人服天下之人亦服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者豈為武王哉為文王之德在人而不

厭也武王雖為此舉懼人心之未服故託以文王嘗有此志諸侯素信文王者亦且不疑而武王之功或可必成矣此太公之謀也或者又曰載木主而行未之詳也若果然輿木主俱行則知武王每以文王為辭者懼民心之未從也後世固有託扶蘇項燕以起事者詐也猶可以得民心而況文王真有道化及民而未嘗得施設者則武王舉之以信諸侯未為過也雖然大雅有文王受命之詩武王成功之詩何耶二

篇者後世稱美之作也若以為當時所作西伯爾安
有文王之號乎大傳謂武王牧野既事柴上帝率諸
侯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故至武成始稱文考文王又
安可引之以附會太誓之辭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
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
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

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友邦者武王同列之諸侯故曰友冢長也皆謂之長尊之也御事庶士者武王同行之士卒故曰我御事庶士豈無下賤者而皆謂之士奬之也夫天地之大所主者生殺之權耳然其大德則専於生而已又以其權寄之于人而立人之聰明者以為君君之大德亦曰好生而已是以天地人君俱得稱父母父母者

豈非生我之謂乎今商王紂一切反此弗敬上天是不知生之所自也降災下民是不知執生之權也凡民有好生惡殺之性與天地通者皆不得其所欲豈天地立人君之本意乎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得其情尚有哀矜之心紂乃於沈湎冒色中敢行暴虐民豈有生意乎夫罪人不孥罰止其身賞延于世非命以官先王不得已而用賞罰尚有功罪猶止其身付之無

私爾紂乃於淫刑濫賞中延及無辜無功之人民豈有生意乎先王以甘酒嗜音峻宇雕墻為戒所以奉天地也今紂為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為父母者不如是也先王以遏惡揚善毋夭胎鳥為戒所以順天地也今紂乃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為父母者不如是也暴虐也殘害也焚炙也刳剖也皆主於殺與好生之德異矣民無所怙恃而可謂之父母乎既與皇天之意不合宜其震怒也居是時有一

人以生民為心豈不可以君天下而為人父母乎則
觀政于商民實有來蘇之望矣武王其又奚辭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能轉禍為福至於列國相侵猶以其懼而修德不敢加兵則變故之來豈可以閒暇應哉今商王既無改過之心復安居若無事坐致其亡也況商之先祖莫不以祭祀為重傳曰商人明鬼明鬼言尊天事祖而弗敢慢也奈何不肖之嗣一切廢敗犧牲粢盛盡於凶盜恬弗之聞其於外

侮又弗之懼第曰吾有民心可恃有天命可憑殊不知天之與民所以庇人君者以其上能事天下能愛民而已紂既反是尚欲保民心天命乎天之祐民使之為君以立政為師以立教惟能輔相上帝以寵綏其民乃為勝任今紂有罪無罪予曷敢違民心哉此見武王之應乎人也夫力同則度其德德同則度其義使服事商而盡臣節德也使撥亂世而反之正亦德也同是德也與其坐視斯民之塗炭孰若措斯民

於晏安之世於是可以義起矣義之所激理之曲直形焉宜乎億兆離心不若三千之同德也商之罪已貫通乎幽明盈溢乎宇宙天命誅之予曷敢拒天命哉此見武王之順乎天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敢夷居若紂乎則夙夜祗懼武王之心非為已也古者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武王出師用此法也今將爾衆而行天罰夫豈私意天固矜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爾但輔我此行必當去穢德而

臻永清之效矣爾不赴功則將有失時之患可不務

乎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

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

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羣后諸侯也畢會無不來也方其徇師宜告乎諸侯而獨指西土有衆何哉葢諸侯實共苦紂不俟丁寧若夫西土之人素服文王之化不被商紂之虐又親見文王服事之久一旦武王欲為此舉必有駭然不從命矣此所以必誓西土之民也夫人各有所嗜嗜

善則為吉人嗜惡則為凶人非天生善人使之為善天生凶人使之為不善也方不善之萌於心人亦莫不以為善始也為之有慙色終也安意肆志而無忌憚矣彼其熾然為不善忽有指之為凶人其不怒者鮮矣何者其本知惡之不可為而凶人之為醜也徒以去善愈遠業已淪胥於此不可復改是以遂非而力行之使其有歉然自愧之心則必息矣又安肯為惟日不足乎惟日不足嗜乎不善者也紂之不善嗜

惡可知凡無法之政必力行之犂老庶老之衆乃播棄之而使不安罪人為惡之徒乃昵比之而使親近淫於色湎於酒而敢行暴虐臣下化之殆有甚焉者矣朋家合相親睦而作仇權勢合當畏遠而相滅無辜之民至於籲天穢德彰聞不獨聞而可指也夫天惠斯民君奉天命夏桀弗順此道已移而之湯矣今受之罪過於桀剥喪元良微子箕子之去賊虐諫輔比干之死謂已有天命答祖伊之告也謂敬不足行

不敬乎上天也謂祭無益將食無災也謂暴無傷焚炙刳剔也失德至此其祚必移前監不遠武王舉此以告西土之人俾西土之人知前代亦有成湯者曾順天應人而為此行也觀此則知武王所以激西土之人以赴敵者罔不切至孰謂文王曾有伐紂之心乎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古人大抵信夢卜以其敬鬼神也高宗以夢得傅說文王以卜得呂望一旦用之在上人無異論若以此法施之後世則殆矣今武王又以夢卜之協告其國人民必信以為休祥而知必勝無疑矣居是時使不

夢不卜武王庸有不勝乎告之以此欲民知天其以予乂民也武王又恐民以彼衆我寡為言復告以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夫心德既離則是無君臣之分皆途之平人爾固不如十人之同心德也雖有周親先儒謂雖周公召公皆王室之親其實不以親而以仁用也是殆不然伐木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與此義同非謂兄弟不足恃言友生又在兄弟之上非謂三千所親之忠信為不足恃言十亂之仁又在其上也蓋惟仁人乃可以用師而後世

或有伐國不問仁人之說其不知此矣茍伐國而不問仁人焉知順天應人之道乎昔人以伐燕問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此仁人之言也惟仁人乃能知順天應人之道武王繼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得應順之實矣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此言已足以君天下矣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必人自為善上有以率之爾凡置百姓於有過使之就死地者皆暴君之所為誠能引咎歸已則知

所本矣令朕必往湯之伐桀已有是言明其不兩立爾我揚其武但即其疆取其凶殘之一夫餘自咸與惟新雖伐其子孫視湯之舉為無愧也勉哉夫子或爾衆以不可不畏寧執非敵之見期於必勝庶無輕敵之心令百姓危懼不保首領故曰若崩厥角苟能一其心德以赴功豈惟保其首領亦可保其子孫故曰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

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太誓三篇數紂之罪始則略言之中則詳言之至其末也益詳矣蓋當其臨陣唯恐人無鬭志故悉數其實以怒我衆也王者之征六師並行大巡而明誓欲

人人知其罪爾夫天道福善禍淫顯顯在人人固一日不可不用也是以厥類惟彰今商王之罪莫大於狎侮五常五常既廢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形存而性亡矣其與禽獸無異矣自絶于天結怨于民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姦回則崇信之師保則放黜之先王之典刑不用天下之正士悉戮郊社不修則天地神祇無所歆宗廟不享則祖宗之靈無所託明而人倫幽而鬼神皆紊亂而失其敘可謂近于

禽獸矣淫亂之行不期而有上帝弗順祝降時喪亡無日矣武王告西土君子故舉狎侮五常言之盖惟君子足以語此苟三綱五常絶則天理滅矣宜乎上帝之弗順也又舉其剖賢人放師保囚正士以告之西土君子其不寒心以求武王為之依歸乎故曰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也然則西土君子其有不用命者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

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既陳紂之酷虐使西土之君子皆知無所容身矣于此又引古人之言謂紂何有於我哉撫我則為后虐我則為讎夫使民情至此則君之惡可知矣盖

武王既已合其衆于商郊一不勝則豈徒爾衆塗地天下生靈愈受其弊矣是以不得不極言其惡以激西土之人也獨夫者孟子所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是也紂既不務德而唯威是作非汝世讎而何樹德務滋曰以增長也除惡務本既伐而必勝可也我以爾有衆殄殲獨夫之讎惟克果毅乃能必勝春秋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於是又以賞罰誘之爾能奉乃辟功多者厚賞不迪者顯戮諭之以賞罰矣又恐

其志之或怠也乃引文王之德以鎮服之其曰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夫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無不及者是文考之靈無乎不在况又顯于西土汝西土之人常若文考臨之在上兹伐也可不助我以徼文考之福乎况我有周大受多方於天命不可不為此舉也予克受非予武受克予予無良皆非文考之罪觀武王始以文王而驅諸侯之戰出於一時之權其心實未安今將勝矣當以正論而立天下之義故不敢

歸罪于文王以是見文王初無伐紂之心武王借此以為資藉章章矣學者可不深詳之乎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商郊之戰考之大誓曰有臣三千又曰有亂臣十人牧誓則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其數不同如此說者謂車有兩轄故曰兩也勇士若虎之奔故曰虎賁也以司馬法考之車有七十二人三百兩當二萬一千六百人則與三千之說異矣以周官考之虎賁

氏之官其屬有虎賁士八百人則與三百人之說抑又異矣以意逆之實紀一時之數不必盡如司馬之法周官之書也然以三百人之虎賁當三百兩之車乃車以一人而為之主爾則三千一心十亂同德又其外也春秋列國晉楚齊秦之戰皆七八百乘而武王能以三百兩勝若林之師非天人助順疇能爾耶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杖鉞秉旄以身先衆人者葢當是時唯武王為切也既已為此一不成則禍莫大焉此不得不爾也逖者遠也司徒司馬司空在列而不備六卿者竊意從行居守各有攸職是以不備言也亞旅亞卿師氏大夫長乃隊伍之長庸蜀以下八國皆附庸或蠻夷君長

以此知會孟津者不獨中國之諸侯雖夷狄亦不附
紂也植干戈以聽誓言奮勇之發蓋可以想而見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

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泰誓言悅婦人而已此推其極至于惟婦言是用故昏棄先王之祀而不知其報昏棄三仁之屬而不迪其親皆用婦言故也妲己之罪于是始著不懲云者不特見其整肅抑又知其行軍之不暴也伐刺也六步至七步四伐至七伐而止復整陣而進當時之師雍容不迫其所謂詭道奇計未嘗用也嗚呼此其為

王者之師歟詩之大明初言武王燮伐燮和也至于牧野其會如林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則肆伐之功出於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故也然則使之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奔商人者豈武王之志哉太公之謀實然也觀此則無疑于泰誓之為太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此篇或疑其有脫簡以其語之不倫殊不知史氏之記先其凡例而後其事實也何謂武成詩曰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於時始用武功以伐崇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方可謂之武功之成也桃林華陽之畜不用之畜也故曰往伐歸獸下車之後凡所設施無非政事識記也記其政事而為此書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此記其事之大凡也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者月朔之二日既已生明其旁為死魄也哉生明者初生明也既生魄者既望之二日而生魄也一月二日伐商至四月二日始來自商商人既定而急於興治故其歸如是之遲也夫偃武修文歸牛休馬示不復用乃曰武成是知武者所以定亂而興治聖人不當黷也傳

言武有七德而終之以安民和衆豐財葢如是然後可以爲武之成也祀于周廟告于祖宗也柴望大告告于天地山川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告于鎬京所會之諸侯羣臣也此史氏舉其凡目而其辭則載之于後固非簡篇之脱誤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案此段講義永樂大典原闕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悦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則史氏紀用武之終始以表其成而卒識其政事也俟命之意太誓已詳成功之際是謂大定血流漂

杵孟子不取不喜其佳兵也明武王之師不得已而用用是修文以告其成夫前徒倒戈容或有漂杵之理不足為武王道也孟子其亦知武王之心矣商政之不善不能率由舊章也反商之政宜乎由舊也夫所寶之賢為足重故釋囚封墓式閭以惇信不義之物為足棄故散財發粟大賚四海以明義列爵分土並用賢能以崇德尊重彝倫歸本反始以報功政事之要無出於此武王至是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

已天下安有不治者哉其曰武成豈其然乎葢嘗論武王之功成於武成成而其要則在於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惟此八字可引以為武王之徽號以其所紀之實也嗚呼此其所以垂拱無為而治定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講義卷十二

宋 史浩 撰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傳稱紂衣其寶玉赴火而死而此直言殺受史法之嚴如此蓋紂雖非武王殺之因武王而死也至是武王當為法受惡可也戰國之士又復附會有武王斬紂頭之說其實殺受之言不足信也商之淪喪遺黎赤子皆有不忘其君之心故商王多士在周為頑民

其實不肯革心以事周也伯夷避於北海非不若紂之虐政至武王伐商乃叩馬而諫其心可見矣箕子之心亦伯夷之心也當時武王雖釋其囚若不立武庚箕子亦逋逃久矣今其歸也非為武王為吾君之子也伯夷為北海之遺民及周有天下乃不食其禄至於餓死箕子在商佯狂為奴及周有天下乃不肯為臣僕其封之朝鮮朝鮮乃遼東化外之夷逃於朝鮮因而封之也其實二子皆痛商之亡故也嗚呼二

子立人臣之大節萬世之下其名若此炳燿非得洪範皇極之道安能若是乎蓋為人臣而不貳其君所謂盡臣道也其皇極之道彝倫之敘乎武王不唯容之且復訪之虛心無我以問道茲其所以謂聖也箕子於此若拾武王而不告則天人之大法秘而不傳非所望於箕子也然其洪範之書又非武王能使之傳天實使之因武王而發爾故其言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也

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大本立於太極之先是之謂正位正位虚位也虚位者天地之母而萬物之祖也太極以虚而生天地天地以虚而生萬物蓋天地之性虚則無物故能順大中之道而運行焉傳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虚故也萬物受天地之中以生亦以虚而能育是故人之一身自頂至踵百體皆實而其中必有虚而無我者心

是也故傳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向使天地不得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其能行二氣而不停乎向使人不得大中之道於胚渾未兆之前其能敘九疇而不斁乎是知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胚渾未兆之始從虛而立因虛而生本無物我循理而行自然皆順既無偏繫則罔不中節和自此而生焉所以謂之達道也天地自此而位萬物自此而育則中之為用不既大矣乎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武王箕子乃始發明此道著而為書曰洪範洪範大法也而其要則謂之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大中之道也天以畀之民日用不知故使箕子不死於紂之朝留之以遺武王使發明此道也萬世之下知有大中者武王發之箕子陳之之力也其為恩大矣然則天地順大中而運二氣聖人順大中而敘九疇一言以盡之曰虛心順理而已矣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以年為祀武王方訪箕子於武庚之國史臣紀其時而曰祀者未忘其舊也武王即位之初能即其國訪以大道屈體于不召之臣有以見尊德樂道之實也宜其足以大有為也後世之君三顧草廬猶能有國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武王以之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所謂皇極者固天地萬物之所同賦也天以是道降於下民是曰陰隲陰相之也蓋雖為下民未嘗不受所謂中而生則父母胚渾之前中已具矣惟因物有遷迷其所賦故為愚為不肖苟悟大中之道是吾固有存之以誠持之以久則無所往而不為中堯以惟精惟一之中傳之舜舜以命禹湯得此道于數百歲後故仲虺曰建中于民孟子亦曰湯執中又數百歲而傳之文武文武豈不知

所謂中乎然而不言訪于箕子者以箕子亦得是道武王心膽相照目擊而存故欲發箕子之對使此道顯于當時而行乎後世也武王引箕子以為助者以箕子為當世父師一言可以信萬世故也上帝既降衷于下民而使之相協厥居以自安安則道生焉順道而行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以至朋友長幼無不得其叙也武王豈真不知此者耶謙虚退託以來箕子之言爾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

洪範指天人之大法實本于大中堯舜禹相傳以允執厥中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莫非用中也箕子答武王之問宜力陳列聖授受皆得皇極之道桀紂反常皆失皇極之道以為對曾此不言顧乃引鯀禹治水之

成敗以明九疇之所以畀錫於天帝者其意深矣蓋即其父子之間治水一事驗其所以失中得中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其所引證至明白也蓋順天下之理則為皇極於洪範九疇無不順者逆天下之理則非皇極於洪範九疇無不逆者鯀陻洪水水既失性必知五行之汨陳汨陳紊亂而無序也禹能反是則知彝倫之必敘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之功亦馴是而至也昔人固有割肉于社而

知宰天下之平處分于屨屐之間而知為將之必勝則治水之成敗於一事之間豈不可以概見其他乎又況鯀以九載禹以十三載之久其得失較然尤易指陳也雖然曰帝曰天何以辨之葢帝者司主宰禍福之權天者具徧覆包涵之道帝之與天其實皆順自然之理而無為者也惟其虛心而用中禍福由人自召天何容心哉書曰自作孽不可逭鯀之謂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禹之謂也順理而行無所適

莫此天之所以為天也然則洪範九疇不畀鯀而錫禹者非天也皆鯀禹之所自致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也子思著中庸引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蓋言人能用中故感格髙深鼓舞飛潛天地之和應之如此至語其極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者禍福惟其自召天實無為也子思之中庸與箕子之洪範實相表裏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天地得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故能用其中於覆載闔闢之間其造化密移周行不息有中以主之也而其實則見於五行五行五材也周流於世間一日不可無故謂之行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定體凡歷千古而不變更萬化而不移者有是自然之體故

也若其用則待聖人而後行焉至次二則中之降而在人故須敬以用其中敬謹也次三則中之見於養人故須農以用其中農養也次四則中之見於歷象故須協以用其中協順也次五則中之立於正位故須建以用其中建植也次六則中之施於有用故須乂以用其中乂治也次七則中之見於決疑故須明以用其中明辨也次八則中之著於克應故須念以用其中念省也次九則中之顯於禍福故須或嚮或

威以用其中嚮饗也威畏也凡此九疇有形於範圍之內者不能逃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天地之用中與夫聖人之用中下而為臣則行君之中衆而為下民繁而為庶物則聽君之中然則天地君臣下民庶物舉不外乎此道則該括萬有總斡羣動者其九疇乎然九疇之要皇極也皇極敘於次五何也葢皇極之道五數也天數五地數五皆以虛而用故也傳曰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用一二三四者五也五隱於中

宫虚而無物非凡數所可拘也運化不停生生無盡五之位也虚而不屈動而愈出五之用也然則皇極安得不處九疇之中數乎雖然聖人贊易則言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洪範止言九疇何也葢一二三四五數之生也六七八九十數之成也十者五之成也洪範既以五為虚位若言其成則一成而不可變故虚其十以見生生無盡之理所謂闕一而待用亦猶易終之以未濟也然則箕子之九疇眞得乾坤之

蘊者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一陰一陽之為道道者中也天地受中於太極是故具陰陽之理輕清在上曰陽故為氣重濁在下曰陰故為形天地之陰陽不偏是為得中故能交感絪縕而萬物由是以生焉萬物負陰而抱陽是得陰陽之

中也故沖氣生焉沖氣和氣也萬物滋生而蕃息者也中為大本和為達道是故天地以是位萬物以是育也五行者物之見於形體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五行用於天地之間若其功不見於養人是塊然一物爾何所貴於五行哉故此五物不失天地之中斯能變化由重濁而升輕清上而為日月五星之光耀下而流濕就燥相生相尅之形體輕清重濁兩無偏倚是之謂中故和自此而生也夫潤下者水之形炎上

者火之形曲直者木之形從革者金之形稼穡者土之形苟無中立乎其中則水為波蕩而懷山火為焚爇而燎原木為枯折而朽腐金為頑礦而缺裂土為崩潰而磽瘠又焉能作其氣以成味滋其味以養人乎惟夫得中以生則所謂五行者皆養人之具而其作也皆能致用於天地之間此所謂和也則和者眞天下之達道也水得其中則順而潤下潤下之成則為江海有作鹹之用焉火得其中則順而炎上炎

上之成則為焦灼有作苦之用焉木得其中則順而曲直曲直成用其結實皆酸金得其中則順而從革從革成用其氣燄皆辛土得其中則順而稼穡稼穡成用則秔秫皆甘至是五行降而在人之用彰矣向使天地偏陰偏陽是不得其中也安能使五行皆得其中乎五行偏陰偏陽是不得其中也人安能作而為味以養人乎洪範敘九疇首及五行與天地俱生也至要其極摯則著其養人之功如此而獨不言用

者其用大矣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五行不言用亦是義也次二以後推而行之存乎人故皆曰用用者用其中於民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中也偏陰偏陽則非道矣其不偏者天地之大中也大中之道運於天地之間四

時以之行萬物以之生氤氲磅礴於上下而和自此見也其在人則為皇極皇極者天地萬物同賦之大中也人得是中於胚渾未兆之前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寂然不動何以驗之及夫發而皆中節始得以驗其中若於一事不中節則知其非由中出也鯀之治水可見矣和安得而生哉夫既中節則事得其敘貌必恭言必從視必明聽必聰思必睿自恭而作肅有端莊之貌焉自從而作乂有法度之言焉自明

而作哲於是乎澄徹矣自聰而作謀於是乎審訂矣自睿而作聖於是乎大而化之由體以致用皆順大中之理苟或失中則不恭而暴慢矣何由作肅不從而淫詖矣何由作乂不明而昏蒙矣何由作哲不聰而聾瞶矣何由作謀不睿而狂愚矣何由作聖洪範五事貴於敬用者在乎致而發發而皆中節乃表夫中之用也然而必曰敬者敬出於心以思為主也惟中虛而順理故能敬以直內而主張乎貌言視聽也則

夫思者是總括五事之要道也盖萬善惟心心者虚而無我若人欲汨之心不在焉則五事無一中節矣此皇極之見於人身以敬用為主之證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案此段講義永樂大典原缺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歴數

人者天地之徳隂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歲月日星辰歴數

在我一身而具蓋無我一身則歲月日星辰歷數何所用之有我則四時行矣晦朔平矣昏旦定矣星辰明矣歷數章矣堯曰天之歷數在汝躬以是知歲月日星辰歷數有我則皆有也然則五紀者雖為天道之綱維所以順行而循軌者在人以中而協用之也故傳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良以此也人能以中而應天則天亦以和而應人此必至之理也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協用之效也夫歲者春

夏秋冬之四時也月者晦朔之三十日也日者昏旦之十二時也星辰者五緯十有二躔次也歷數者所以齊歲月日星辰行度之盈縮也歲雖成於四時必有分至為之中月雖成於晦朔必有弦望為之中日雖成於昏旦必有子午為之中星辰雖成於躔次必有日中宵中為之中歷數雖所以齊歲月日星辰必有陽中陰中為之中人能賛其化育使之中節而無繆戾之變此所以為協用也協者和也向使人於五事

八政不用其中則歲月日星辰歷數亦皆失其中矣和何自而生哉欲望璇璣之正玉燭之明或如合璧或如連珠不可得也五者既已紛亂乖錯則卜世卜年寧有長久者耶此堯之咨舜舜之命禹皆以歷數在躬而屬其允執厥中也儻天人之際和同無間則大中之道備可以言皇極矣此箕子於皇極之正位必在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皆順其序而後陳之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武王所問止一彝倫攸敘箕子乃對以九疇而總其目謂之皇極皇大也極中也大中之道天地萬物所同賦者也天之用中既寓於五行自五事而下皆人之用中敬五事農八政協五紀凡皇極降而在人者

皆合順此道而行焉外此則非皇極矣豈可謂之大法乎至言次五則皇極之正位也故箕子直指其要以尊責之君以謂皇極之道植立標表使民知所趨向者人君之職也天地得皇極於太極之先天以是而高明故能用之於覆幬而無外地以是而博厚故能用之於持載而無疆人君得皇極於天地之界付亦當徧覆包含使民造次顛沛無不由皇極之道故能高明配天博厚配地也夫大中者民所共由者也

使人君得此道而不與民同是獨善其身者也是五福自享而不敷錫庶民者也民何賴焉殊不知天地以是道付之人君正欲司牧吾民率之以歸大中而已民之處乎大中之世譬如草木鼓舞春風但見甲者拆者華者實者舉不外於春風中則春之為功大矣當知皇極之在人君亦如是之大也於汝極者民視儀而聽唱也錫汝保極者推恩足以保四海也惟皇作極者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有猷有為有守則

念之者知賢材而舉之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則受之者與其進也和顏色而聽其言以為好德而錫之福者明試以言也有能有為而使羞其行者養賢以及萬民也此皆自然之理人君順此而行斯為皇極若夫淫朋比德虐煢獨畏高明于其無好德者非中也是民失皇極之道也正人不用而使好于其家于其無好德而錫之福者非中也是君失皇極之道也夫既君民胥失欲望皇極之建豈不難哉然則皇極

之在人君惟以舉天下之民無一失中者斯為效驗也惟其舉天下無一民之失中則知皇極之道於斯為大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夫彝倫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所謂王道也王道盛則民無不蹈乎大中人君之責塞矣無偏無陂中也遵王之義者順自然之理也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中也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者順自然之理也無偏無黨中也王道蕩蕩者廣大而無限量也無黨無偏中也王道平平者坦夷而

無巇險也無反無側亦中也正直者至公而無私邪也然則皇極之道人君所以錫之下民者可謂至廣大矣箕子所以徑指人心而告武王也曰會其有極者反觀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歸其有極者成全於上帝降衷之後也至是還淳反朴復其自然之中民之處斯世如在華胥之國熙熙然登乎春臺矣又孰有覆盆向隅之人乎則知所謂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彝倫攸敘之道果不在彼而在此也箕子所

以遺武王厚矣曰皇極之敷言者如前所陳也箕子以謂非我臆說于帝其訓代天而言也武王其可不是彝是訓乎是訓是行則斯民亦皆可以近天子之光人君一性之光明既推而與民則民之與君俱全是大中之道又孰有彼己之間耶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也此王道所以歸於蕩蕩平平正直以為極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皇極敷言之卒章也武王至於此

心開耳順實與箕子精神融會如水投水了無有異又何言哉其所以永清四海垂拱而天下治者盡此道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箕子之言五皇極與仲虺所贊成湯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之意同也其次五之疇首尾唯言民之受中以生日用不知使復於中者人君之職盡而皇極之體具矣次六所以言其用也三德者人君用中之大要也夫中者執其兩端而用之於民者也人君雖能率民以中若非人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安能使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耶是故得臣以輔導之皇極斯可建矣周官謂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是也然則君之用中豈不在臣下奉行之力乎舜所以有臣哉鄰哉股肱

耳目之喻也三德者人君知人之道也夫正直剛克柔克克者威克厥愛之克也人得之皆可以謂之德至語中之用則在人君抑之揚之以歸中爾臯陶論知人備敘九德而箕子乃獨言三德何耶蓋箕子取九德之要以告武王是三者觀人之大法而取臣之祕訣夫一於正直必至於以已望人非中也故必貴於温臯陶謂之温實箕子之平康也一於剛克必至於彊弗友非中也故必貴於塞臯陶謂之塞實箕子

之沉潛也一於柔克必至於變友非中也故必貴於立皐陶謂之立實箕子之高明也皆所以抑其過而勉其不及非用中以率臣下乎觀史魚之直不如蘧伯玉之君子是知正直濟之以平康可也陽處父壹之以剛犯而聚怨是知剛克必濟之以沉潛可也子太叔不忍猛卒至於多盜是知柔克當濟之以高明可也是三臣者非人君率之安得歸中乎臣既歸中民安得而不化乎此人君用中之機括也三德所以

為皇極之用者其在斯乎臣既同底於中則君尊臣
卑乾坤之位定上下之分嚴所以表示斯民者至矣
作福作威玉食固所當然也若君不能率其臣臣既
失中勢必上僭而作福作威玉食矣君臣之分馴致
乖離履霜而堅氷必至方且害家凶國欲望彛倫之
敘得乎故箕子以謂人用側頗僻則民用僭忒也夫
側頗僻是失中也民何知哉視儀聽唱惟上所率人
君儻用是人則民安得不僭忒乎臯陶敘九德之效

至於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奔之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所謂代天理物者非臣不可故曰民協于中時乃功也然必曰無教逸欲者實戒用人之側頗僻也然則人君用中之機括果在於得其臣也明矣使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王道至於蕩蕩平平正直者夫豈一人能獨致乎股肱之助也箕子之言與舜禹之謨若合符契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天地降中于庶物故曰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受中以生惟人為最靈故曰惟人萬物之靈惟蓍龜為動植之靈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先王建官擇建立卜筮人擇者取其人之精於是道者以備咨訪為決疑之用名曰卜筮而皆為之占故繫云以卜筮者尚其占夫皇極之建執之在君行之在臣錫之在民第當問其中與否中則行之否則違之足矣何暇蓍龜之兆耶嘗質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

與民同患記禮者亦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袞冕北面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夫有疑求決謀之卿士庶民率皆有心者未若無心者尤可證也蓋有心者人也無心者天也人事盡處必求天理天與之則人與之矣此洪範必以稽疑為次七也夫蓍龜無心者也天地神靈産此神物以寓吉凶使人擬之而后言議之而后動也動而順理斯謂之皇極夫

卜者灼龜也筮者揲蓍也灼龜之法以文驗之曰雨則陰陽和澤曰霽則陰陽開明曰蒙則陰陽闇昧曰驛則陰陽斷續曰克則陰陽侵剋吉凶由是而見焉揲蓍之法占之用二者曰貞曰悔也曰貞者內卦也內卦初筮靜而貞也曰悔者外卦也外卦再揲動而有悔也衍則敷衍當引而伸之吉也得之者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是也忒則差忒當趨而避之凶也得之者用靜吉用作凶是也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以

多為貴也夫有疑則卜之不疑又何卜乎人君物來能照事來能應小事剖決夫復何疑惟夫大事隱之一心又謀之卿士庶民是非可否已定於人心矣故當以龜筮而卜之天心也人君兢兢業業之心至此其庶幾盡矣此皇極之至理非箕子不能發揮也次七之疇所以必用稽疑者以尊天也舜之元愷皆可付託謀之於心禹尤傑然可任志已先定在廷在野詢謀僉同執曰不可而必待龜筮協從然后命之者

質之天也知鬼神其依乎是故也其曰協從豈非既
協於中人乎而天子之乎則龜筮者真國之重事也
觀其取舍内揆吾心外質臣民幽而龜筮儻無不從
是皆協于中而天意之所屬宜乎身康彊而子孫逢
吉也其或不然寧使吾心及於臣民不從不可使龜
筮逆逆則天意不屬故也箕子之言皇極極於天人
精祲之交大易之書無以異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與和非二事也中則無不和和則無非中二者為一致所謂發而皆中節也中節則皇極之道也致中和能使天地位而萬物育而况人之一身貌言視聽思之五事乎夫茍得中於此五事無不中節則雨暘燠寒風無不應時而至不時則為恒矣此箕子所以以時繼五者之後也夫五事不遠在吾一念一念得中五者之和應焉恭從明聰睿皆自然作肅作乂作哲作

謀作聖亦自然之理也夫是之謂中節則天地之和應故雨暘燠寒風以時而至失是則五者皆繆戾為凶歳為亂國知其失中也間有一事或順亦出僥倖若得中則無不中節也譬之一身苟得其養則和氣充塞乎頂踵之内周流於脉絡之間四體既正膚革充盈而見於外者無非順動苟一藏有病則一身之氣血消縮四藏亦為之不寧和安在哉是以五事一不中節則四事皆廢和不生而天地應之者亦闕矣

此箕子貴於五者來備各一其序也庶草蕃廡天地位而萬物各極其高大也若不以其敘則非中節人不和而天地之和不應矣極其至也至備則太過所謂一極備也至無則不及所謂一極無也過與不及皆非從中出也是一事失中則五者不備而為凶矣和何自而生哉和不生則雨暘燠寒風常有以為灾常無亦為灾故皆曰凶也五事中節天地以休徵應之不中節則以咎徵應之貎足以作肅時雨順之萬

物潤澤矣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萬物苦澇矣言足以作乂時暘順之萬物熈明矣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萬物苦旱矣視足以作晢則時燠順之萬物温養矣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萬物被焦枯之害矣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萬物結實矣其咎急則常寒順之萬物被殭凍彫落之害矣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萬物條暢矣其咎蒙則恒風順之萬物被偃禾拔木之害矣夫霜降而鐘鳴雲蒸而礎潤古之為君為臣者所

以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仁風德氣應於四方萬里之遠若桴鼓之速者在吾一念之萌得中爾然則休咎之徵豈不較然明白箕子之言真萬世之藥石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者凡此庶徵君臣上下皆當念用也省者念也王之所省惟歲歲者四時之運無不該括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目有趾飛潛動植徧覆包含無不動化王之所省大矣五事可不念哉代天理物輔佐吾君行其命令率其民人

晦朔弦望無所差忒春行春令夏行夏令卿士所省其次也其於五事可不念哉禄以爵賦政以職受委吏乘田各有所掌師尹所省抑又小矣其於五事亦豈可不念哉王與卿士師尹皆能敬用五事因其所省之大小而致意焉此所謂歳月日時無易也百穀之用成雨暘燠寒風順而為時矣則治之著明俊民在上家之平康必至之理也彼王與卿士師尹不能敬用五事失其所省大小之序焉所謂日月歳時既

易也百穀之用不成雨暘燠寒風不順而為常矣則治之昏昧俊民在下家之不寧亦必至之理也至於庶民則不可責以所省蚩蚩而生林林而處猶星在天繁然垂象其於皇極日用不知但依王與卿士師尹以為命率之以中則中率之以暴則暴無常心也蓋星之麗天主風者有風主雨者有雨冬而有寒夏而有暑天道之運有待於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中以應天之中則休徵應之否則咎徵隨之矣彼徒見日

月運行而有寒暑不知寒燠得叙乃上之人謀時哲時之休徵寒燠失叙乃急恒豫恒之咎徵也彼徒見月之從星而以風雨不知風雨得叙乃上之人聖時肅時之休徵風雨失序乃蒙恒狂恒之咎徵也安其居樂其生則鑿井耕田咸曰帝力何有於我不悟休徵出於王與卿士師尹也罹其凶被其害則祁寒暑雨惟曰怨咨不悟咎徵出於王與卿士師尹也其亦可哀矣故經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聖君賢臣一念

之間豈容失序而不思惟皇上帝降衷之意乎武王至是知陰騭下民者不在於天矣然則皇極之道夫豈他求而得之哉嘗謂皇極之道本之一身一身之內以心為主苟不思貌言視聽皆不能用無主故也聖人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以惟精惟一之道上而應天是以人心感天心也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箕子於此當以心傳武王於此亦當以心受所以不得已而有皇極之敷言

者為後世設也故孔子於已則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於人則曰視聽言動皆復於禮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思又以謂至誠之道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嗚呼天人豈殊致乎然則箕子於五事必曰敬用於庶徵必曰念用者蓋指皇極之本原曾不外乎人心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箕子荅武王隂隲下民相協厥居彛倫攸敘之問明言皇極大中之道以為天之用中在於五行而五行之運天不自為在於人能好徳以應之所謂好徳者虛心無我敬用五事五事之修則天下之理不得遁而皆存存以事天則天心應於上錫以予民則民心應于下皇極之道豈不優優大哉前章言天有庶徵

人心感召之應此章言人有福極君心錫予之應也何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天何為哉在於上之人君臣同德敬用五事以召休徵民何知哉在於上之人好德而錫之福此虛心無我順理而行之明效大驗也蓋以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故也然則天有好德之心不能自為在於聖君用中而感召民有好德之心不能自治在於聖君用中而敷錫總其大要在

于一心之克念克念故能虚心無我順理而行休咎之應福極之來豈由天乎在吾一心爾箕子答武王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是故君旣作聖則三光全而風雨時草木茂而五穀熟斯民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皆得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天此錫之壽也不奪其時深耕易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錫之富也六合之内和氣充塞災害不生疫癘無有此錫之康寧也申之以孝悌之義躋之于禮讓之塗關雎之化行

麟趾之風盛此錫之攸好德也啟手啟足正而斃焉棺槨衣衾得盡其禮此錫之考終命也民之五福豈不在君乎夫嚮猶饗也威猶畏也饗者民之所願欲畏者民之所趨避聖君在上順理而行得所願欲以其中也則彝倫豈不敘乎儻一失中則干戈相尋肝腦塗地凶短折也疫毒流行枕藉而死疾也外陵内患憂也饑饉薦臻貧也峻罰淫刑民無所措手足惡也親戚畔之兼之者至弱也夫君之六極民實尸之

民何罪哉嚮用威用人君可不致意乎嗚呼皇極之道箕子之言至是無餘藴矣夫福五而極六何也蓋五陽也六陰也皇極之道降在人秉彝之性人人本具迷者衆而得者寡故極多於福也在國則治少而亂多在人則從善難而從惡易是以五事一不中節則在天者咎徵必應咎徵一應則餘四事不得為休矣蓋風火水旱焦灼僵凍有一于此則四者不能成功箕子所以貴於五者來備各以其叙然後為休徵

也五福一事不中則在人者六極必應六極應則餘四者皆不足為福矣蓋人之有生不壽則短折矣不富則貧矣不康寧則憂矣疾矣不好德則剛而為惡柔而為弱矣不考終則凶矣五福以全為福六極有一于此皆足以為禍禍則無福矣蓋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五者備則為福此其證也然則上而為王中而卿士師尹下而為庶民可不兢兢業業正心誠意保此皇極之道乎保之之道敬用五事而已蓋

修己以敬則正心誠意修其五事兢兢業業順理而行則無不中節天應之而為休徵人得之而為五福矣中節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婦朋友長幼無不得其敘泰和充塞百祥臻萃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而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此箕子所以告武王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彝倫攸敘之符驗也雖然大中之道降而在人日用不知待上之勸率者皆下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則正心誠意自求多福所謂

無不自巳求之者非為凡民道為士君子言也武王之時五福全備于既醉之詩序詩者曰醉酒飽德是武王錫之福必又曰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明當時之人皆能好德有以召之故武王錫之福也茲所以為太平之極至歟非二聖相逢力闡其祕何以致皇極之效巍巍若是嗚呼盛哉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彞作分器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又曰凡家造祭器為

先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武王即阼之初諸侯立國之始首以宗廟彛器賜之本人情也蓋以禮樂當自天子出諸侯不敢專故也後世罷侯置守唯王公得立家廟賜祭器先王之遺意也而俗儒不學妄謂家廟不當立祭器不當賜是以識者臨編痛惜此書之亡也